羣鶯亂飛

文鴻橫　羣家絡

這種病很麻煩呢

「咋夜我們談店務。」

「生意不錯吧？」

「頗有起色。」沈蕙蕙點點頭：「任小姐和兩個職員都努力。」

「你做了三年女秘書後再說吧！」

沈蕙不理，由于電話鈴响了。以後他們也不再談這事。這天他們末飲下午茶，郭亮的司機還在鄉下，波士坐的士返工，四點半，沈蕙與他一同跳上的士，把他送返後，她即由隧道過海了。沈蕙洛車時有人招呼她，她發現是顧先生，他道：

「我偶然行經，要到百樂酒店去。」

「太太如何？」她問。

「大概在家中。」

「你們快走了？」

「是的，拜拜！」

沈蕙到店裡，正遇任青送一對日本夫婦，後來任青問她怎麽如此早。她告訴對方後，提到郭亮發狂的事，任青道：

「這種病很麻煩呢！」

「是的。」沈蕙說。

又有主顧上門，沈蕙十分高興，那個美國婦人走後，沈蕙打電話與顧太，提到遇顧先生事，再說：

「我要請你們吃飯。」

「我請你吃飯。」

「我似乎討飯吃了，你不會讓我付帳的。」

「兩人吃飯，花不了多少錢。」

「我來找你吧！」

「歡迎。」

二十分鐘後楊蘭來，主人問她喜歡中菜還是西餐，答道：

「我開車出來，我們上了汽車再說吧！今夜張先生的同學結婚，……」（三三八）

「慢慢我通知你行期。」顧太說。

「我們店裡很好。」

「我也希望如此。」

她們談了十分鐘收錢。七點沈蕙回去，得到楊蘭電話：

「我在九龍。」

「怎麽在九龍？」她問。

「有人結婚，我去道喜，也不準備喝喜酒了。」

蜂言風語

倫輝

此例不可長？

銀行公會拒絕銀行五天工作。大概是怕打破先例。

休息一會

據說地產市道可能向下調整。也應該歇一歇了。

值得支持

聯合醫院要求政府承担病人藥費。

病人一定支持。

開心

鴛鴦世界

蕭風　圖　主樣信敏　文

三三八：郎不受但金心同求

遊了兩日凡爾賽和梅兒美松，引起了川上這個小姑娘與法國新男友分手，哭了起來。若野細詳情，她簡畧地說出昨夜偷偷同他開這房間的經過，並將半小時前同約昂分手的情形說了——「他不收錢，先給二百打拉斯，後又加一百，他拒絕不收。最後遲了好一會，他取了一張五十元，我很過意不去！」

「不收錢？他是兼職工讀學生呀！工，有一萬種，年輕又可愛，他作這種兼工，在民主自由的國家，正正當當。日本不是一樣麼？只取了五十打拉斯，那意思是被你邀不過，聊以收點車錢而已。他兩個侍候了我們，直到午夜。我在回來後，江姐帶了保羅來，他侍候我沐浴，作了很辛苦的馬殺鶏，四肢骨節，無所不到。也學東京台北，站在我背脊骨上，踩了七下，我一點也不再悶倦了。後來叫江姐進房，保祿已辛苦極了，滿身大汗。我只給了他輕輕一吻，在子夜兩點，問他要用那種錢，美金？日本圓。他說日圓吧，隨便啦，請勿計較。我取出萬元和五千元票來，他選了萬元票、五千元票每樣一張。我說太少了，便再送了他二百美元票，他口說「太多謝了」——「麥赫西，勃勃！」我握他手吻了一下，他恭敬地回吻我的手，稱我陛下！又向江姐握別——送了一人一張名片……。」

「沒有別的伺候？」——「沒有，但他的十指極好，爲我按摩了……，很受用！」說至此，川上問：「保羅一個人先走了？」若野笑了，摟住她貼臉道：「你太年紀小了，幸而沒有失去理智。他只收那麽少的錢，當然過意不去，顯然他還想見你。」——「是呀！有電話，有地址，他乘郊區巴士回巴黎，我告知了他河邊大酒店！」若野不便責備，只說：

「男女一樣，出來玩，不可露身份，他一定明天去酒店訪你。也好，不要欠他的情，再見面你還他再收二三百元美金，表示如果不收，便不做朋友——『摸那米』——我的朋友，你可用手勢表達。」最後耳語，若野細聲在耳邊問：「有男人之美？」川上坦然在若野耳邊只說了一個時間的字——「一小時十五分！但他吻我深深地……共有三次時間。姐姐，我眞心愛他呢！」——「別說孩子話！」

巴黎有兩日送別若野的宴會，在她們由梅兒美松回來之次日。她們早上下到餐堂用早餐，川上先下樓。不料約昂一個人坐在餐堂等候。

五七：似乎殘忍點

這次她突然懷孕，我相信完全是「意外」，不會是她故意「犯錯」。

上天可算作弄人，我們的生活才剛剛稍爲安定一點，新的煩惱却又來了。阿梅肚子裡這個「不速之客」的小生命，怎會不知道他「她」降臨給我們帶來了困擾呢？

手傷未痊癒，每天都得到診所去換藥，我只好停工幾天，在家裡休息。

這幾天，我腦海裡就一直在翻騰着兩個問題——孩子是否要打掉？地盤的工還幹不幹？

一個小生命，既然已經來到了這個世界，他就有了生存的權利，不應把它剝奪。這樣粗暴地把一個小生命扼殺，也似乎殘忍點，而且，他（她）到底是自己的骨肉，是以自己身上分割出來的啊……

地盤的工作危險，我不想到阿梅懷了孕，我將做第三任父親。這時，我感到自己肩上那責任的担子更重。即使不爲自己着想，也得爲阿梅和孩子們着想。

地盤該找別的工作，盡快離開地盤——我在心裡暗下決心。

這天下午，到賽馬會診所換了藥出來，意外地在車上遇到黃明珠。

「咦，你怎麽跑到這裡來，沒返工嗎？」我詫異地問。

「我沒返地盤了。」黃明珠說，「現在我在街口那家酒家當女工。」

「哦——轉行了。」

「地盤的雜工辛苦，工作也危險，我不想再幹了。」

「我也想跑，沒想到你跑得比我更快。」

雖然旅遊車內有空氣調節，但車行如蟻步，使到各人十分心急。這一天，雖然是清明假期，但各人都另有節目，原計劃晚上七時開到市區吃晚飯的，如今看來不可能了，自然心焦。

車抵和合石路，那裡交通警察在指揮交通，私家車的士、小巴、大巴，全部不准駛入，乘客要到和合石攝墓，祇有在此落車步行。

一行人等落了旅遊車，步行了一條平路，然後上山去。走在平路時，年老人雖然辛苦，但年青人仍然嘻哈大笑，像郊野旅行一般。

不過，及至要步行登山時，怨言紛紛了，特別是學麗容，這個青少年肆無忌憚的說：「早知拜山如此辛苦，我就不來了。」

柴老太道：「你太不孝了，父親生你養你教你，如今他死了，你就想連山也不拜。」

柴清華道：「早知如此辛苦，倒不如一把火燒丟了。」

「你呀，也是個不孝兒，父親生前還不夠苦嗎？死後還要他受火刑。」

又是這一句話自然使到子女語塞。

千辛萬苦，然後上到山頭，自然有山狗過來，代爲割草剷泥，柴老太本來疲極了，但仍然奔來跑去，打點一切拜祭事宜。

貴華責妹：「媽比我們更苦。」

「她自作自受呀。」柴麗容說。

市城之光

醫成■

孝子賢孫（五）

天涯是何處吾家

陳浩泉■

三二：浪跡天涯

天涯俠客無刀劍

秋風・圖　塘木翊堃・文

但見外面樹木蒼鬱，白烟嫋嫋，甚是暖和，兩人至洞口往下一望，只見那是個山谷，四周環山，山之邊邊在此三九歲寨中，依然草木茂盛。一道小溪在山谷蜿蜒，不斷冒着白烟，余顧南脫口道：「奇怪！」

齊雲高道：「此乃溫泉，難怪山上仍有樹木！」

「但谷底因何沒有草木呢？」

齊雲高笑道：「傻子，溫泉含有硫磺，當然寸草不生！那些蛇兒必是往上爬，絕不會到下面去！雁兒，你知爲師因何要進來看麽？因爲此刻所有的蛇兒都已冬眠，唯有這裡的，全無冬眠跡象！」

余顧南道：「有空來此玩玩長年累月之下